泰軒易傳

周易下經傳卷第六

宋　清源李　中正

䷶ 離下
震上

豐象家居有嫡有媵室家既盈生有繁息豐成之象也以天下言之則內而百官外而萬國有正有貳有貴有賤事業之大道德之富無所不有此豐所以爲盛大之時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者盛大之名盛極必衰處盛之極而能亨者惟有道之王能極而至之假者極其至之謂也豐盛

者人情所憂而言勿憂者以王者有宜中之德也王者持滿以中故處日中則昃之時而勿憂此所以超乎數而不囿乎數也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者大也電象其明雷象其動王者有是明德而見於興事造業之間此豐大所由致也惟有道之王於豐大之時猶且極而至之不於此而止焉葢天下有無窮之治人君不可以其德盛業大而有

自止之心也其所尚者大而不爲淺近之圖故極盛必衰人情之所憂而此獨勿憂者以其有宜日中之德而宜照天下於盛明之時也天日中則必昃月盈則必食天地之大猶且一盈而一虛與時而消息況於明而爲人幽而爲鬼神其能免於消息盈虛之數乎惟有道之王能極其盛大而自處以挹損故日月有昃食而在我無盈虧天地鬼神有消息盈虛而在我常不失其正所以勿憂而宜日中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則擊搏震曜以討有罪故君子體此而施之折獄之間折獄者斷獄也致刑者加刑於有罪者也惡者去則善者信所以致豐亨之盛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九四陽剛震動而上承六五陰柔之君然功蓋天下者不居威震人主者不畜九四與人主權均而勢敵故曰配主初九不幸而與之應苟暫與之遇雖旬浹間猶可無咎往則有尚若過旬時則有災況拘應而不知變乎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離體性明然明盛則蔽君故有豐其蔀之象斗爲帝車紀綱于天今見不以夜而以日中是陰而干陰臣而蔽君也苟不知退猶欲往應乎五必以疑而致疾將以去其君之疑疾必推由中之孚以感發其志所以表其無可疑之迹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雷電皆至則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若九三人

臣而有是沛澤之豐則有侵君之嫌猶中日見沬也而字林云沬斗柄後星也猶甚於見斗之晦當折其右肱而自處於無用斯可免咎蓋右肱便於人用右肱折則其身廢如此然後可保其功業而全其終始九三處侯伯之位股肱之象也不知明既極矣昃食將至功既成矣虧害必來故寧終於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以震動之才承陰柔之君明盛足以蔽其上故亦

有日中見斗之象若遇其夷主之賢則吉夷主指六二言之也六二柔順中正能推誠以感發其君之心始雖不免於有疑終能感發而使之不疑是六二能推誠以夷易人主之心也九四苟與之遇則變其配主之威爲夷主之誠則吉矣位不當者君柔而臣剛也日中見斗者明盛則蔽君故幽而不明也遇其夷主吉知變而不膠其所至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以柔居尊能持滿以中而有宜中之德招徠有文章才美之德如六二之賢與之致豐大之業

則在天之慶在人之譽皆兼而有之矣象指言六五之吉謂其能以柔居尊而有慶也專言慶而不及譽者天意如此人心可知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上六處豐之極而遇乎中故明極必闇高極必危不宜中而有憂矣蓋豐其屋則自營者厚矣蔀其家則自處者晦矣隆隆者滅炎炎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所以闚其戶而闃其無人也非無人也高亢絕物而不見其人也三歲之久非惟人不見

已而已亦不見其人凶可知矣天際至高不可極
也今乃必欲翱翔乎天際故始於自高而終於自
藏也

☲☶ 艮下離上

火在山上其勢不久旅之象也古者男子乃生桑
弧蓬失示其有天地四方之志乃旅不處之義

旅小亨旅貞吉

豐象家居旅象窮困羈旅于外故僅可小亨旅而
小亨乃旅之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

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自否來六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雖否已變而上下未交故去否未遠是以僅有小亨亦異乎否之不利也故柔得中而不過乎柔亨在於內也順乎剛而不拂乎剛亨在於外也止而麗乎明亨在於德也惟無應於上故僅可小亨此旅人之貞吉也如孔孟抱道歷聘轍環天下猶冀一日得以行吾道雖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然其所止必麗乎明君然後可以小亨而爲旅之貞吉旅之時雖小而其義則甚大如伊尹之旅於耕莘傅說之旅於

版築太公之旅於漁釣一旦麗乎明君皆足以成
大功立大業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在山上則有燎原之虞故可旅而不可久亦如
刑獄可以旅寓而不可留也葢明則不濫慎則不
冤惟能明慎斯不留獄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陰柔在下而不得中故瑣瑣之象故君子之旅將
以行吾道也如其不志於行道而屑屑於爲利則
其志窮失災矣豫之初六以志窮而凶旅之初六

以志窮而災豫之剛應而志行旅貴得志而行道二者皆以志爲尚苟於其初而志已窮則或凶或災乃其自取故曰斯其所取災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僮僕貞象曰得僮僕貞終无尤也

次舍也資財也即次舍懷資財得僮僕此旅人之貞也然即次舍懷資財而無遠大之圖則懷與安實敗名六二雖得中而順乎剛然在內而不在外亦終於無尤而已又何功之有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

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也

艮止於下次舍之象也火炎於上焚次之象也次舍既焚則資財僮僕俱喪猶不知變而貞固以守之過剛不中以爲旅則必危蓋以旅之時而與其下瑣瑣者爭利無順剛麗明之趣昧救時行道之心以理言之必喪而後已如吳起好矜其能所至之國皆不容而終於殺其身非旅焚其次之象乎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于處則非久居于此未得位也雖得財利然未

得志以行吾道豈予之所欲哉此其心所以不快也孟子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所以去齊有不豫之色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離爲雉雉者文明之禽也射雉者象其取文明之時以行吾道失亡象直道之不用一矢亡象天下不容一直道之人君子於此當如何哉特順受其正以終其令名玆豈人力所能爲哉上逮者天之降命以及我者如此也苟喪其直道是不能終以譽命而棄上天之所以逮我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離爲飛鳥在旅而過剛自高必有鳥焚其巢之患
旅人先以是而笑不知號咷之繼其後也焚其巢
則非惟其身無所托且有卵破子死之凶皆由喪
牛于易以致之蓋羊可喪也牛不可喪也羊性狠
戾故處壯則必貴乎喪羊牛性柔順故在旅則深
戒其喪牛今上九過剛在上動與物忤其喪牛若
易然是以凶也故以旅在上而過乎剛其理必至
於旅自焚在□而喪牛于易則不能終以譽命故

終莫之聞也儀秦掉縱横之舌以離合七國之君魚肉天下之民以旅在上誠可樂也得無自取焚巢之咎乎儀秦之類在易固不足言姑借之以明理爾

☴☴ 巽下巽上

一陰入于二陽之下有柔行巽入之意巽爲風風爲天之號令邵康節謂風者天之陰巽以一陰處二陽之下也雷者地之陽震以一陽處二陰之下也故雷出地而奮風由天而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小者之亨以其利有攸往而利見大人也使其不利有攸往不利見大人則小者止於陰柔無見其何以亨大人申明行事小者有攸往而見所以利而亨也小指初與四言之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上下皆巽是謂重巽然過乎巽而無斷則命不行必以剛而巽乎中正不過乎柔而行之以威不強乎民而順之以理然後得行其申命之志初六陰柔在下民之象順乎九二之剛六四之柔順在位

臣之象也順乎九五之剛民順乎上臣順乎君柔皆順乎剛也是以爲小者之亨利有攸往而利見大人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者天之號令十二風應六律六呂八風應八卦皆隨時而巽入乎物故萬物因風而變君子以申命行事者內體巽以申命於始外體巽以申命於終商盤周誥丁寧委曲皆取隨風之義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巽爲進退爲不果初六陰柔微而在下民之象也當大人申命行事之始愚民之在下者進退猶豫而不決必利用武人之貞剛果有斷以行之彼其進退而志疑者非以所行之事未必有利民之實則以所行之事未必本中心之誠也及上之人斷然行之則利見大人而其志治矣治定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申命行事不可以過剛尤不可以過巽如巽順而在乎牀下則足恭而不遠耻辱豈申命行事之道

哉惟用祝史巫覡降神之禮雖言辭紛若而其誠足以感神則吉而免於咎必如是而後爲得其中道蓋過剛而不中則君民之情漠然而不相通過巽而不本乎剛則委靡姑息必至於巽在牀下皆非所以爲中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剛過而不中與民扞格而頻巽之則朝行夕改而民不知所從庸非吝乎吝則申命行事之志窮矣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才雖陰柔志實堅貞異於初六之進退故其悔可亡蓋六四爲巽之大臣知行法自近始故以柔正上承其君以柔順剛是以利有攸往而有功如田狩而有三品之獲三品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重巽以申命則易失之太巽九五以剛巽乎中正堅貞而不易然後吉而悔可亡斯無所不利矣愚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始未見其利故無初後既

獲其利故有終先庚三日逆而數之則丁也旣丁寧告戒於事未行之先後庚三日順而數之則癸也又陳揆計度於事旣行之後一申命行事之際其深思遠慮如是然後爲盡善否則徒爲煩擾而已庚屬金取其從革而更新之蓋變貴乎有斷如限申之議牽於貴戚用事不便而止任子之法格於公卿各私其子而不行皆失於斷之不足位正中言處事適得其中位猶處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九以剛爲天下先故申命之志不行及其不行也乃復巽在牀下以媚說之則剛柔俱不得其中而反以喪其威斷資利也斧斷也威斷既喪雖正亦凶況不正乎上窮者剛過而反於巽則在上之術窮矣若是而謂之正乎非正也凶也

☱☱ 兌下兌上

一陰在上有求說乎二陽之心二陽在下有求比乎一陰之志上以巽入民斯說從此兌所以次巽

兌亨利貞

兌說也不言說而言兌者說人之道貴乎不言使

其說以言而不以心則出於邪佞而非其正聖人有理義以說我心於不言之中有至說者存所以說也上有道以說乎民民說其道以勸於上所以亨也說人之道必利乎貞說不以道不說矣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說也爲卦剛中而柔外剛中則不違道以干譽不徇物以求容柔外則有溫恭以處巳無訑訑以拒人此兌之所以亨也說以利貞則上順乎天下

應乎人說以先民則事未爲而民心已說之如鑿井耕田勞民也然有說以先民故民皆即其勞而趍其令至於使民爲溝洫城池使民從事於金華戰爭皆不避其難而犯之者有至悅以先入乎其心也說以先民七月一詩可見其忘勞之意矣說以犯難東山四章可見其忘死之情矣說之大則民更相勸勉赴難不避死豈疾視其死而不救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澤必相麗然後相資而不竭朋友講習則轉相發明互相資益有理義以說我心所以爲說之至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和則不苟同以說人水火相濟鹽梅相成而其見於行事則未嘗有疑忌之心所以吉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以九居二不正也本有悔然剛中柔外人心信之故吉而悔可亡信志者信其所說出於中心之誠然者故事未爲而人先信之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以不中不正來爲容說而人愈不說所以凶也來

兌者無故而來爲容說也小人情態可見於此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宫爲君則商爲臣大臣事君當如宫商迭相倡和
而非苟爲是容說者不爲苟容則君心必有所不
安故未寧四雖以剛介爲人主之疾然亦以介疾
而有喜葢九四之喜非爲人主之喜乃天下之慶
也兌之介疾有喜亦豫之貞疾不死之類又九四
以剛介處大臣之位凜然如秋其音商於擎斂之
中而成就之意存雖君心爲之未寧然終以剛介
而有喜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九五位正德當何以有孚于剝之辭葢上六一陰妻事刻剝以求容悅苟九五孚于剝而信之則有危記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孚于剝則君說而民怨自古小人將以說其君之心必先道之以剝下之術苟昵比而從之雖正當而亦危況下於此者乎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上不能引君當道以成其德下不能汲引羣臣以輔其上其所更相汲引者皆六三來兌之流

爾尙何光大之有

䷺ 坎下巽上

渙自否來九四之剛與六二之柔相易則否變爲渙故九二剛中六四柔正材各當位而否塞之患渙然氷釋矣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散也否塞之患旣已渙散所以亨也王者於此當盡其有事于宗廟之禮然後可以感動天下之人心使思其祖功宗德而知所歸然後可以濟大難而無不利矣在卦巽木有濟川之材動於坎水

之上又有風以行之此利涉大川之象也必有堅
貞之節然後夷險可以一致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
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水有功也
渙所以亨者九四之剛自外而來得中乎二與五
相應故其功業日新而不窮六二之柔上居乎四
以正道得大臣之位上與九五同心而濟難君臣
上下心德俱同如此則天下之難不足平也王者
將以一天下之心必致其孝以享先王乃在宗廟
之中盡誠而藏事則天下之心知所歸矣此所以

利涉大川而乘水有功也木屬仁人君乘仁道以
濟難則何向而不有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巽木乘風行於水上則可以濟渙散之難享帝立廟郊祀配天則可以一渙散之心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易言假有廟者渙萃二卦萃當萬物盛多之時可以備禮故於廟之外又有祧焉此禘祫之義所由起也渙當人心離散之際將以一斯民之心故於祖之外又有帝焉此

報本反始之禮所由著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拯馬動而應四師直爲壯動得其時故壯而吉九四得位上同猶漢祖得蕭何而何又得韓信太宗相房杜而房杜又收合天下之材以佐太宗定天下六四上同九五初六上應乎四其勢甚順又王者正位於上初六在下與勤王之師拯馬壯吉所以爲順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王者假廟於渙散之時九二剛中之臣以職來祭

駿奔走執豆籩以從事乎机俎之間則向也之悔可亡矣古者祭祀登肉於机渙散之中奉職來祭以親承于一人斯得乎臣子之願也德宗狩梁州李晟在渭橋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靮誰將復之則晟在當時雖有奔其机之願而不可得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三當渙散之時以身任其責則何悔之有志在外者乃心王室而不顧其身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四居大臣之位渙離其羣而不私所應凡有材則用之所以盡元吉之善也然勿恃禍患之渙散於渙散之中有丘聚之理殆非等夷思慮所能及也必有超衆之見然後有是深思遠慮也非渙離其羣處心光大者疇能至是乎自三至五互體艮艮爲山有丘之象亦夷平也非可以是爲平時之所思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王者欲感動天下之心乃出號令如汗之出惟行

弗惟反斯可以示大信於民而人心有所歸矣當渙散之時不可不示王居之所在正其位於上則天下之心一矣如肅宗即位於靈武而天下勤王之師始知所趍向德宗在奉天陸宣公草興元一詔而武夫悍卒為之感泣以是觀之當危疑變故之時人君苟出一善言以感動其心則人皆赴難而不避死則人君平時於民豈容不之恤哉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上九處一卦之上功成而不知退則傷之者至矣必使傷我者去而逖然遠出

斯可免咎如周公制禮作樂退而就曲阜之封伊尹將告歸乃陳戒于德皆遜出以遠害也

䷻ 兌下坎上

節自泰來九三六五兩爻相易則二五皆以剛得中大凡柔則不節剛則苦節剛得中則無太過不及之患故能去其泰甚而爲節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

知節則亨不節安有亨通之理然太過而不得中則人情所患苦尤不可爲貞凡味過正心過思形過勞皆苦也不可以爲貞如申屠狄之介陳仲子

之廉非不力也立節太苦不可貞也夫節爲不得其中故節之若苦節而過乎中則非所以爲節矣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所以亨者以其剛柔分而剛得中也節自泰來節九三之剛以居五節六五之柔以居三剛柔旣分而後二五之剛俱得其中剛柔分所以象尊卑貴賤之有別剛得中所以象君臣之能制節葢不剛則不能制節不中則必至苦節至於苦節則不

可爲貞其道窮而不可行矣節非人情所樂也凡人情所不樂者皆險也必有說以行乎險使知上之所以節制乎我者皆所以生全乎我也則民說之矣當位以節則無不節之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當其位而無僭亂安其分而無覬覦則其中正可以通行矣如六陽既極則節之以一陰六陰既極則節之以一陽故春無愆陽夏無伏陰秋無淒風冬無苦雨此天地以陰陽相節而四時成矣是知節以制度則上不至於傷國家之用下不至於害期民之生公私均利上下兼足此其所以

爲節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則滿而溢不節也君子觀不節之象必制數度而使之不可踰議德行使之不可易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道塞也

上卦三爻象制數度下卦三爻象議德行葢數度自上制若在下則惟議其出處之德行如何爾隻扉曰戶時乎未通雖戶庭亦不出然後無咎葢知時有通塞也通塞猶言否泰初九微而在下如陋巷之顔子簞瓢樂道無餘求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二以剛得中而遇同德之君則宜出而不宜處於此而不出門庭則凶此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之時也若處禹稷之時而欲爲陋巷之顏子則失時之極矣極中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不節其猶苦節苦節雖凶猶可悔亡不節之嗟將誰咎哉六三過中不知節也陰柔不正不能節也至於無可柰何特咨嗟嘆息悔之無及而已然以不節而致嗟咨又將誰咎哉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節以制度皆自貴近始限田有制踰侈有禁皆以貴近不便而止六四節之大臣凡上之節以制度者皆以身先承順上道安而行之所以亨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以中正之道節制天下人情所甘而樂從之所以吉也推此而往是以有尚也居位中猶言處得其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苦節不可貞雖凶也亦無喪國亡家之悔然大過

則不可行此其道所以窮也

䷼兌下巽上

二陰在內四陽外周有孚卵之象化邦之道猶鳥之孚卵由中之孚旣巳相感則不期而應矣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者誠信之感乎人者也使信本由中雖豚魚而亦吉先王之交萬物無非信也取之有時用之有節風有騶虞信及豚也頌有潛信及魚也動物之蕃息者莫若豚魚信及豚魚則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及故豺祭獸然後虞人入山林獺祭魚然後漁

人入澤梁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雖至微之類皆推中孚以及之以是而涉大川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皆利乎貞固以爲之本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卦體四剛外周二柔在內中孚卦言內外獨異於他卦其不可爲典要如此柔在內則有可化之資剛得中則有能化之道又以和說巽入乎民心乃所以化邦也信及豚魚者於至微之類猶不失信

況於人乎乘木舟虛者木屬仁以之濟物如舟之虛無所不載故涉大川而無不利也中孚者天之理而貞信之本也天道貴貞中孚以利貞則應乎天矣

象曰澤中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中有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斯足見其由中之孚矣天下之匿情以爲欺者尤莫甚於獄澤中有風則可見其眞情之所在君子所以議獄緩死者將以求其眞情而得其由中之孚也如崔公仁恕必無枉者斯可謂得其情之眞者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乾之誠以閑而存中孚之志以虞而吉皆去其僞而著其誠也初九處中孚之始遂從而虞度之慮其心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他外物也燕安也若有他則外物爲主而其心不安矣初九所貴乎虞吉者於其志未變之初則邪妄不能入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雖知將且鶴鳴夜半君之於臣欲其上唱而下應

如鶴鳴於陰幽之間其子不期而和之則其孚已契故有好爵與縻爾我相命而無形迹之間則其和之者出於中心之誠而無勉强矯拂之意不如是則無以見君臣相得之深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不當也

六三不貞不信凡與物接若得敵然物或怒之則鼓而進或困之則罷而退或傷之則悲而泣或喜之則樂而歌或鼓或罷作止之不常也或泣或歌憂樂之不常也由其自處之不貞信而位不當以

致之爾若夫無心以待物則外物之來若投虛然雖或怒之無𢾭也或困之無罷也或悲之無泣也或樂之無歌也安有得敵與位不當之患哉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大臣之事君情雖無間而心常遠嫌人君雖待已以不疑而在我當去其所可疑故月幾望則不至敵曰馬匹亡則專於載上斯無侵君之咎矣絶類上者絶其朋類以上承其君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君臣之道無他推誠交孚而無形迹之嫌則爲大

臣者斯得盡其所蘊以告其上九五六四同體故曰攣如人君推誠交乎其臣如同體之親故其臣鄰皆以善道而樂告之則九五道義之富由其臣鄰有以富之也位正當言位正而德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

中孚以利貞為本上九以陽居陰不正也不貞則不信不信則民弗從翰音雞也雞之將鳴必振羽翰其音登于天人無不聞則發號施令於上其可不信乎貞固以守其不信之號令安得無凶子朝之文辭王莽之大誥雖可欺人於一時安可欺人

於永久故曰何可長也

䷽ 艮下震上

小過不可有大過不可無大過者大過其常以拯溺扶衰如禹稷視天下之飢溺由己飢溺之此大過不可無也若夫行不過恭而過乎亢喪不過哀而過乎易用不過儉而過乎侈縱非處陰柔過陽剛之時豈容或有哉

小過亨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過亨小者過常而亨也君子當小者過常之時

利乎貞固以自守可小事者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類也不可大事者非如大過之時以拯溺扶衰爲己任當過於謹密以全其身譬如鳥之高飛或有遺音之可聞飛愈高而音愈遠所以不宜上而宜下君子處小者過而亨之時欲其聲迹之俱泯文王嘗體此以免於紂之難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者小者過常而亨也小者旣過常而亨君子

尤當過以利貞也過以利貞非失之太過也與時偕行爾柔得中謂二五俱以柔得其中是以小事吉也當四陰過陽之時非處之以柔不可也使柔而不得其中亦非所以處小人也必柔而得其中是以小事猶可獲吉一卦惟有二剛俱失其位而不中寧可大有爲於斯時哉是以不可大事也觀諸卦畫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蓋上則其勢逆而下則其勢順上逆而下順者非常然也特處小過之時焉爾孔子見陽貨應公山佛肸之召而不拒皆所以陽浮而不逆其意聖人

包周身之防以全身遠害者如此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君子當小者過而亨之時如鳥之高飛猶慮遺音之可聞況如山上有雷則其聲震厲奮發寧可得而揜乎故寧過於謹密以自全行必過乎恭喪必過乎哀用必過乎儉使小人無可指之失無可乘之釁則吾乃今知□矣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處小過者過常之時而不謹密以自全如飛鳥遺

之音則凶乃自取其可如何哉他卦彖象六爻或
取他義惟小過一卦始終以謹密爲戒小人之禍
可畏如此君子之處小人尤當三復乎此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
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爲人子孫而其道義過乎祖是乃其祖之所望於
子孫者然道可以過祖而分不可以過祖當如妣
之安於下以順承其祖葢道過其祖者人情之所
喜分過其祖者人情之所懼有如人臣之道義過
乎其君固不害其爲臣如併與其分而過之則越

常背理以干君玆豈爲臣之所當然哉故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葢六二處二陽之下其心常欲過之過九四則及其君矣聖人於此特發明過其祖遇其妣之義謂六二當視九三猶祖視九四猶祖則其過常越分之心不期而自止苟不過乎九四之祖則不及乎五之君位矣爲臣之道當不及其君而遇其臣以人臣不可過君也易卦六二多吉而三四多凶惟小過則不然其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如此又爲人子孫當思乃祖經營締創之艱難而勤勞過之然後遇其妣所以奉承其祖之

意若夫臣之事君則寧不及其君而惟過其臣夫不及其君者正以臣不可過君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三處四陰之中上應乎上六而下比於六二陽於有求陰之必當弗過而與之比必知變而爲之防苟比而從之其凶如何也初六言凶不可如何此又言凶如何也皆謂其自取此凶雖欲拯救亦無如之何也易爲君子設不爲小人也故雖陰爻亦愛護君子而深防小人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勿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當小者過而亨之時不可咎也毋過與之抗當姑與之遇然往則必危必當戒懼以爲防勿用者時未可爲惟永貞以待之盖其所二陰之上而位不當也君子不幸與小人遇暫焉可也寧可終以長處哉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五君位不可過也今以陰干陽臣干君故有密雲

不雨之象倡之自陰豈有致雨之理九四處羣陰之中得上公之位其去此僭逆如弋而取之之易穴者陰類所居之地密雲不雨亦巳上矣況欲如乾之雲行雨施乎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巳亢也

上六陰巳過乎陽于名犯分極矣九三弗與之遇又過與之抗如飛鳥離麗于羅其害不止於遺音矣則其凶乃自取是謂以人眚而致天災也九三處下卦之上位雖未亢然當小過之時而欲用剛

以制小人則已亢矣

䷾ 離下坎上

易六爻皆相應者凡八既濟未濟居其二然未濟六爻皆失位故不能濟六爻皆相應而得位者惟既濟一卦其餘六卦泰否咸恒損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盡也事無不濟曰既濟亨小非謂所亨者小也小無不亨則其大可知必利乎貞固以守之古今致治常易保治常難天下寧有極而不返之理此既濟所以初吉終亂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小者亨謂三陰亦皆當位是小者亨也象事之小者無不亨也利貞者六爻剛柔皆正而當其位如人君用材小大高下各得其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哉然事濟功成不可恃也尤利乎貞固以守之初吉言六二之柔得其中由未濟而既濟故吉終亂言上六之柔止於其上由既濟而未濟此其道所以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相濟坎離旣交然後有旣濟之理以一身言之水火一日不旣濟則死況於天下國家乎然旣濟之極必反其初故旣濟之中未濟寓焉可不思未然之患而豫防之乎成湯之慄慄危懼成王之懲毖後患皆豫防於旣濟之日也卦言終止則亂象言思患豫防爻言飲酒濡首其義則一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居旣濟之初而躁動以求功則適以喪其功輪所以載車而行曳其輪則不行矣狐遇險而涉濡其尾則不涉矣宜若有咎而反無咎者葢處方濟之

初而謹重以自守猶勝於躁動以求功自古得可
爲之時而輕躁寡謀以敗事者多矣故寧持重之
爲無咎也此爻象殷之旣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茀者婦人蔽車之飾婦失其茀則莫之蔽象其未
得九五之求則不可行也然中道豈終於不行哉
特暫焉而已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所守故戒
以勿逐惟守其中以俟時其數旣周則自復矣七
日者六陰之數周至一陽來則爲七日以中道者
不求而得之也此爻象周之未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殷室中衰諸戎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西克之則知鬼方西戎也以高宗之賢伐西戎一小種猶歷年至三罷弊之極而僅克之成既濟之功其難若此可不擇人以守之乎爻言小人勿用者紂之去武丁未久不能謹小人勿用之戒故商家既濟之業反而爲未濟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渙至於四則致有丘之戒既濟六四則有衣袽之

警蓋萃聚則除戎器戒未寒則索衣裘必俟其害至而爲之備不亦晚乎六四處功成之後而思患豫防之意深所以終日戒者於禍患之未然而有所疑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紂處周之東故曰東鄰周處紂之西故曰西鄰神不歆非德東鄰殺牛物雖盛而誠不足故不如西鄰之禴祭物雖薄而誠有餘故實受其福也時如帝命不時之時吉大來者八百年之王業自此而

始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狐善疑古人氷合而行則以狐先之濡其尾則不涉矣況於濡其首則其危可知所以知其何可久也既濟之上言濡其首未濟之上言飲酒濡首皆象不終其功業也

䷿ 坎下離上

六十四卦終於未濟者周之王業既濟則商之淪喪可知矣故二卦皆言高宗伐鬼方蓋紂之去武丁未久則既濟之功其可恃乎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泰極則反爲否既濟則反爲未濟天理人事莫不皆然既濟曰亨未濟亦曰亨者既濟之亨已然之亨也未濟之亨將然之亨也狐雖善疑而畏怯況乎幾濟而濡其尾則功沮於垂成果何所利哉象紂所用皆狐疑小人而既濟之業喪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既濟之柔得中指六二而言之未濟之柔得中指六五而言之當殷之既濟文王以柔得中而在下

及殷之旣衰文王以柔得中而在上盡旣濟之六二即未濟之六五得中則不過於柔故在未濟而亨小狐汔濟未出於險中已有濡其尾之虞濟難而出乎險必資舟楫之用續終之事固非狐疑畏怯者之所能成也吐蕃以臨陳委此者懸狐尾於首表其似狐之怯也雖夷狄之法不足言亦足以知狐之爲性畏怯而多忌也未濟六爻雖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尚有可濟之理能辨君子小人而處之得其當則何事功之不濟哉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各居其所未能相濟愼辨其宜居之有
方使水在火上則旣濟之功成矣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以狐涉險於其初已有濡其尾之患猶且吝而不
改葢不知其力量之所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周自太王王季以來聖君繼出王業日興天之不
享商久矣而周之家先則曳其輪而不進俟其時
而後動也故貞固以守則吉以九居二不正也而
曰貞吉者得中以行其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未濟之三將反而爲既濟則時可以濟矣征凶者自古當可爲之時而輕進以取敗者多矣非謂其當可爲之時而終於不爲也故以利涉大川言之言位不當者六三以陰居陽德不當位故有征凶之辭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兵凶器戰危事必貞吉而後悔亡震動也高宗震動其民以伐鬼方猶至於三年之久然後有賞于

大國命將帥之有功者爲侯伯兵之不可輕用如
此必貞吉悔亡而後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暉吉象曰君子之光其
暉吉也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以貞吉而無
悔五君位也而言君子者文王有君民之大德而
不忘事君之小心故其盛德輝光著見而不可揜
君子之光以謙而言之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
濡首亦不知節也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燕朋友兄弟故舊皆所以合其歡而通其情其有孚于飲酒如此又何咎之有紂為酒池肉林以至於濡其首而不自知信乎失是既濟之業矣人莫不飲酒至於濡其首則亦不知節也需飲食宴樂則有孚先亨未濟飲酒濡首則有孚失是飲酒一也而有孚異焉有國家者可不以是為戒乎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六十四卦之中多言文王與紂之事第學者弗深考爾易始畫於羲而名曰周易者蓋成其書者周孔也故於周為詳

六十四卦始於乾象飛龍之在天終於未濟象小狐之汔濟無非寓文王與紂之事知者觀二卦之辭則思過半矣

周易下經傳卷第六終

迪功郎福州福清縣尉李　舜舉　編集

迪功郎漳州龍溪縣尉李　熙績　校正

泰軒李先生以易鳴吾邦久矣遊從每聽講輒抄錄然僅得一二而未獲睹其全今其書編次已就緒凡卦爻之義皆於六畫中求之眞有得三聖之心而非區區訓詁之末其有功於吾道也不淺洪枌榆脫後喜其刻梓之成也於是乎書嘉定上章執徐十一月重光大淵獻廣川董洪跋

泰軒易傳跋

泰軒易傳六卷宋李中正撰是書原係足利學所貯文明中影本距今數百年書皮敗損帋墨弊爛第一卷脫首頁第二卷脫末頁今無別本可以挍補姑仍其舊云案是編宋史藝文志不著于錄諸家藏書目竝未見其名徐氏通志堂九經解裒刻宋元舊帙十獲六七而是編不與焉朱錫鬯經義考蒐集極賅存佚弗遺而亦不載其名乾隆修定四庫全書總目其於見存典籍罔不畢收而竟未及是書則彼中散佚之久可知矣宋元諸儒經解罕傳於世即其殘簡賸

冊亦在可珍況乎是書佚於彼而存於我者洵可寶之古笈也則鋟而傳之可不謂之藝林一枝枯而復華耶庚申冬十月望天瀑識